林居漫錄

林居漫録卷之一　多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孫小溪開府吳中聞浙江兵變令設署後便門以爲避寇計朱鑑塘聞海上倭警令置城内柵門以爲禦寇計此何異兒童之見而皆爲重臣鎮重地可嘆也夫

西山先生問傅公景仁以作文之法傅云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子歸取古人書熟讀而精味之則蔚乎其春容薰乎其蘭馥有日矣予謂

作文要訣無踰此數語記之以示學者

范文正公微時多延賢士胡瑗孫復之徒晝夜肄業帳中帳　損如墨色及貴夫人以示子孫曰汝父少時勤學燈烟迹也夫文正公百代殊絕人物也猶與一二同志勤學乃爾况不及公遠甚而可玩日愒月乎公已位宰相而夫人猶藏微時故帳以警其子孫此忠宣公卒繼文正公之美歟今搢紳子多溺而狎小人惰慢而惡聞善縱有高賢如胡安定孫

明復誰肯與之朝夕相砥礪縱父母日以貧賤勤苦事語之又誰能惕然有警于衷哉嗟乎茲賢愚成敗之所由分也

唐盧坦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曰其家子與惡人遊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于人裳驚其言予謂坦言雖過激然亦足爲不義而富者之戒矣或曰既爲大臣何

以無厚蓄曰前代吾不知

本朝即位極人臣歲祿不過數百而積蓄多至鉅萬萬豈盡出常祿哉必有不義而取者矣此固鬼神之所忌也生敗子以破之藉惡人以導之斯可懲貪墨垂鑒戒耳不然而憑勢鬻權瘠人肥巳子孫乃能世世享之是無天

也

張文瓘入相初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

任職當自隱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噫張公之見遠矣

世廟時分宜首倡捐俸而近來各臣亦效之豈徒取名寔以媚君爾

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爲浮屠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後至宰相夫渾孱然一孺子耳乃寧死不肯去聖教爲異術烈哉志也近世搢紳士大夫之相夭耶賤耶而群然舍聖

賢之正傳從夷狄之邪說豈非儒子之罪人也夫

宋王嘉祐禹偁子也爲館職寇準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爲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太平之責丈人于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

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于
深識遠慮則不逮子也噫凡世之不自度而
好爲相者皆當猛省于斯語矣
龎籍入爲殿中侍御史中丞孔道輔謂人曰今
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旨陰爲之用獨龎公
真天子御史耳予觀世之冠豸而立朝持斧
而行部者濟濟斌斌矣若求天子御史其誰
屬哉
韋巨源以吏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要官缺執

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皆諸宰相近屬楊再思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嗟乎自世之衰相君握灸手之權太宰甘紙尾之署當何時不爾耳哉

楊損家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為相欲易其廐以廣第時損族仕者十餘人議曰家世盛衰繫權者喜怒不可拒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貲非吾等所有可奉權臣耶窮達命也卒不與夫巖之相唐勢焰赫赫孰敢抗之而

楊損終不以世業奉權貴可謂執義不撓者矣抑巖邪臣無足齒者然所欲不遂竟置不校猶賢乎爾子往往見權貴人隣有良田美宅不奪不饜

王右軍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一日大將軍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言逆節之謀都忘右軍在帳中右軍既聞所謀自討無活理乃剔吐汙頭面被褥詐熟睡論事造半方憶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

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熟聽于是得全時人稱其有智曾入權書

張子部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閹寺不聞于典謨三王閹寺不聞于誓誥豎刁聞于齊而齊亂伊戾聞于宋而宋危嗟乎閹寺聞名猶謂不祥況巨璫擅命口含天憲手握王爵而么麽小豎亦四出橫行吸髓吮血其為國之妖孽不祥也孰大焉

張珏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情反覆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珏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然後攬轡而行衆不敢譁曾入權書

元平章廉希憲丁毋憂親率族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臥苫土廬于墓傍宰執以憂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詣廬聞號慟聲竟不忍言亍謂使江陵喪父時哀毀如廉公又誰忍奪其情哉夷狄之有臣不如諸夏之亡也悲夫

司馬君實哲宗時嘗薦劉安世充館職因謂安世曰知所以相薦否曰獲從公游舊矣光曰非也光居閑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佐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嗚呼世之居政府者亦有不候問不餽遺之門生乎設有不候問不餽遺之門生而肯薦以清華之秩乎若兩君子者真希古之高誼豈可于世情中求哉

文中子書多援唐初名臣爲門弟子先儒已疑

之矣今觀王彥問關朗以百年之數其說與諸國興亡事一一符合何其先知之神歟卽能先知何其顯露若是歟至云道不終亡必有達者興焉主意在此葢必通之門人有在唐初者旣述通言語爲書而又託關朗之說以推尊之謂是天生聖哲關繫氣數云爾或曰然則周史之筮陳敬仲史蘇之占秦穆姬不亦顯露歟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

陳了翁貽曾布書云匹夫改過善在一身大臣

改過福及天下名言乎予見世之大臣聞讜直之論輙怒輙辯而戮辱且隨之噫安得改過之大臣以福天下哉

自古言官未聞有杖辱之者國初間有之然皆不去衣重綿褁受逮汪直用事怠人攻已或教之曰言官不怕貶只怕杖耳于是始去衣痛懲之此後宰執皆效尤焉而斃于杖下者多矣言路不振寔坐此嗟乎元老大臣不務省𠎝念咎開納讜言而效兇

覽以籍公論之口蔽聖主之聽非人哉

陸五臺任陪京時嘗索唐人所畫羅漢于嚴中

舍又覓所謂佛牙者盛以金盒俱以遺內守

備尋轉太宰時時與方僧晤言于僻靜佛舍

中而朝士之競進者遂群起而佞佛焉都人

作詩刺之有談經不爲天花墜說法惟求太

宰知之句噫大臣居統均之地不以正自持

何以風世獨其主壬辰外察謫縣令之冒濫

臺省者五六人則一大快事也

撫按丁憂揭薦方面有司予已非之矣近則又
有揭剌焉而銓部即爲之題覆處分此皆創
見事在撫按固爲抗
令庬覩然銓部獨無曲狥之責哉
滇中小醜作孽平之甚易何事張皇乃在撫臣
則謂危及社稷見不止細故自誇戡亂之心
已著矣在本兵則請另遣大將竟不由會推
自誇運籌之心亦著矣夫滇與各省不同鎮
以上公重以世權正藉其威望兵力平時綏

戢臨警戡定足以控制諸蠻夷也今不責成
沐嚴而更還劉綎何為者將開創以來皆為
虛設自今已往經當裁革歟且綎何人也貪
財好殺人也予在丘曹曾與同列覩其自試
躶身跳躍以示可用技止此耳乃屢蹶屢起
錢神誠靈獨如滇中又增一寇何嗟乎
國家全盛時所倚仗以濟緩急者僅僅若而人
求能掛天山之旆勒燕然之銘乘長風破巨
浪戮鯨鯢封京觀者其誰屬哉亦大可寒心

也已
朱山陰屢疏乞休極陳苦情至謂去亦放心死
亦瞑目者惟在考選一事噫相君負天下之
重任荷
主上之隆遇乃僅僅以此縈念耶或曰然則考
選可廢歟曰何可廢也第當今急務更有大
焉者如
躬
郊廟以修祈求之實

御朝講以振明作之功速批發以杜煬灶之奸
罷榷稅以收走險之志凡此皆關繫
宗社安危較之考選孰大孰小孰緩孰急忠臣
有心可姑舍是哉
近聞有一二藉建言以博名高又藉名高以博
厚利者此少正卯之流也使遇尼父難乎免
于兩觀之誅矣或曰其人可指歟曰姑隱之
俾知自愧庶幾迷復乎
或問滇中屢報捷音鳳賊業已就縛郡邑俱已

收復果爾則論功行賞可乎曰不可功過相
準可乎曰不可獻印罪大勦寇功小
方董賢之寵倖時郎丞相光且伏謁焉及死埋屍
獄中無敢收卹者獨故吏朱詡自劾去府買
衣棺斂瘞之爲王莽所殺若詡者義激于忠
之死靡悔眞烈士也子浮佐光武中興官至
司空孰謂天道無知哉

林居漫錄卷之一 終

林居漫錄卷之二　　　　　　　　　多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嘉靖丙辰呂公本以大學士掌吏部事阿分宜意疏請考察兩　京大小九列及臺省官于是罷黜大臣之賢者葛守禮等十五人科道李幼滋等三十八人若列之優等而留用者則吳鵬許論趙文華嚴世蕃董份鄢懋卿楊順輩也而御史之留用者仍各杖四十其媢權傷善附勢作威如此吳因之爲祠祭郎議

奪其文安之謚雖竟寢不報然君子韙之

浙中一孝廉云近來鄉賢大謚名宦絕少春秋二祭時地方諸公謂名宦當請過幾位鄉士夫同享不然一副猪羊何足供許多鄉士夫用予曰鄉士夫中多有背郎雜流典史驛丞之類豈可與公祖父母並坐孝廉曰業已受公祖父母拜跪矣記此以刺濫入鄉賢者

雷陽推官高維岳儉壬人也與同知張儒象不恊維岳署府篆而庫寄以錫錠換出帑金七

百兩營利及儒象代署而發其奸維岳雅負精嘗惡儒象之形其短也乃誣執儒象而按君謨信之行司道暨守推多官勘問皆心知儒象之枉而莫敢决予至以片言折之坐庫胥而釋儒象

顧涇陽邃于理學諸所論說皆從涵養中來故親切有味殆聖門所稱善言德行者歟

大丈夫處世當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于既倒寧能泛泛若水中鷗與波上下哉任湖南與同列柬

吳浙之間風俗淫蕩毎遇春月婦女艷妝冶容什伍成群遨遊山水而浙之天笠法相吳之虎丘觀音諸山寺中屢相錯也髠徒少年無賴子聚而觀之又肩相摩也此等風俗非在上者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大爲堤防曷由息乎

雷陽有諸生欲冒襲武弁者衆弁不肯保而其守道曾視學政爲師生之誼切責衆弁取結會其以營去高維岳署府篆遂恣意羅織

指揮戍者七人已斃其四諸生戍者三人已斃其一械鄉宦女于千里之外而殞命發青衿墓于數年之久而瀝血鬼薪二十餘人繫獄一載有半贓贖至一千五六百兩制府行司道及各府官會問皆莫敢反異蓋有大援且畏其筆端舌端也予至盡削其牘止杖七人贓贖悉免制府貽予書曰昌襲一事問官欲藉此以博風力株連無辜武弁盡于一網而餘波及于三生前此承問者相視而不敢

脣手茲幸公一平反之雖死者不可復生而
生者尚可不死云云
善觀人相者先觀骨格善辨人品者先辨心術
國家有中衰而後有中興項見平定小醜輙稱
中興謬矣若梁霖字捕獲楚宗之毆殺巡
撫者疏叙功伐至謂中興茂烈莫此爲盛不
更謬歟古者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
天潢之亂誅夷禁錮固其自取然
皇上必有隱心焉而爲臣子者乃張大誇詡希

耳

恩賞耶

建文朝多忠臣無才臣

成祖朝多才臣無忠臣

世言

本朝元老以博學名者無出楊東里丘瓊山李西涯之右愚則謂三公皆不識字何云博學東里不識節義二字瓊山不識止足二字西涯不識端方二字

唐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者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全忠殺之嗟乎猴獸耳豈可責以君臣之義者而覩黼座之上非其故主跳躍奮擊留侯之椎乎司農之笏乎義烈哉當是時執簡鵷班鳴珂丹陛濟濟蹌蹌于逆賊前者皆唐室舊臣也目擊義猴獨不愧死耶文公修綱目于朱温篡位之日當書孫供奉死之斯足以羞

夫懷二心事二君者
建言遷謫諸臣粹白無瑕精忠自矢者多矣間
亦有一二不類或藉以沽名或藉以避咎如
孟給舍養浩以言事杖黜都人語云孟五崟
打一百打得身子乾乾净净只緣有此等人
故孫月峰深鄙建言者以爲緊不可用是亦
因噎廢食之過也
征商前代亦有之然寔衰世苟且之政聖王之
世無聞焉頃自小人言利之術中而摧暨徧

天下矣皆扁其駐劄處曰
皇店噫皇字豈可加于店字上耶當
天朝乃效市井商賈開店列肆耶書之史冊貽
笑千古矣
粵三珠池俱在合浦設遊擊一把總三以守之
每遇冬月東莞等處奸徒輙駕巨艘數十來
侵官軍出禦互有殺傷陳文峯為督府欲獻
珠權貴人潛令奸徒盜珠時薛鳴守治兵海
北聞警嚴行捕逐而官軍探知陳指揮與賊鬪

而實縱之噫國家大臣節制兩省而甘心盜
賊之行名誼掃地矣且如辱
君命何丙午春予自粵歸遇鳴宇于貴溪語予
如此鳴宇陳同鄉且爲年家必非妄也
國家惟輔弼統均兩大任皆當用天下第一流
人物毋論奸貪即碌碌庸庸者居之鮮不淆公
是而啓倖門國家之敗恒必由之矣
吏部曰銓部近創立掣籤之法則改爲籤部可
矣有一山人詩云冢卿無計定官衡枯竹拈

來却有靈若使要津關節到依然好鈌作人倩句欠微婉意最切中

薛鳴宇明爽與練達巡撫之推固當然小醜臨城陳既喪氣薛亦束手初未聞運奇以佐禦寇之謀又未聞正言以挽獻印之謬戚望損矣展布難矣且與陳共事兼有年好彼踈防辱國濫殺冒功諸罪狀其肯一一覈實以聞乎不也若鳴宇者用之別省則可用之滇中則不可

劉瑾就逮

詔公卿大臣及科道官廷鞫之瑾張目厲聲曰若輩皆出我門下誰敢問我諸公皆碎易不能發一語噫於斯時也吾不知諸公何顏復行長安道上又何顏復對妻孥親友哉噫微戚畹蔡震挺身折辯國空無一人矣

安堯臣一士舍耳滇蜀兩撫臣不能制其死命何也跳梁如故

爵賞已頒授土知府銜且請令安疆臣分地與之將

更立一府耶恐疆臣未必肯裂土則鎮雄未可得息肩也郭中丞失策甚矣近見錢侍御疏確有的見其何辭以解世謂中丞有才畧吾不信也

問相君之賢孰從徵之曰覩其無用事之奴則知之矣自來相君必畜有一二用事奴招權納賄壞紀亂法文武兩大柄皆得操之而貲財至累鉅萬彼赫赫師尹近無令名于四方遠遺穢聲于千載職此由也易云小人勿用

開國與承家何以異哉問其人何如曰如江陵之尤守禮是也此輩類能以小才給主之用以曲謹結主之懽而相君遂落其牢籠中矣

問滇粵同時失事可並論乎曰何可並也欽州與南交接壤有兩路一為防城一為龍門防城前代貢道今商賈輻輳富饒在欽上而歲苦夷寇剽略乙巳冬予創議築城控扼要害而寇不敢近始有窺欽意矣龍門荒僻寇未

嘗至備禦甚疎故出我不虞且乗城把得氣去此亦疆圉恒有之警爾海北雖設有恭遊以理戎務然恭將駐雷陽去欽六百里遊擊駐永安去欽二百里而海濱廣漠兵力寡弱非若西北邊營堡相接烽火相望可以朝警而夕收也若節鎮則去欽一千五百餘里即使唐之李郭宋之韓范臨之恐徼外狡夷亦未必不竊發也以較滇事大有徑庭焉會城何地鎮巡三司多官何在而境內殘孽敢行

稱亂陷郡邑數處矣索賞賜冠帶矣甚至遏勒獻印乃解此其視粵中疆圉恒有之釁豈可同日道哉議者弗察而並論之誤矣

爲治之要在恩威並用然有先後之序焉威行而施之以恩則畏刑而民不殘懷德而民不慢政是以和李雍野令長洲治至法無假借久任事多寬恤得此道矣

通參朱虞對方正廉潔有古人風儀部岳石帆以論國事謫官忠矣且貌若恂雅而胸有揞

當皆嘉禾之賢者也沈孝廉士龍志向不群與論人品多獨見當是後來之秀

顧常所直亮有聲諫垣每論國家事多合機宜予見江右搢紳云豐城令君前有顧常所後有湯質斋縣中事無巨無細二公皆若燭照餘俱弗能及也

作吏者論事易叙事難謀國者言事易任事難

搢紳大夫以禮致仕者國典所重也邇來則甚鮮矣若雲岡袁大叅恬心于勢利之途乞身

于強健之日際末世而勵高風吾忻爲執鞭焉視彼踰入耋之年逼遇文之景而躭戀祿位不休者奚若哉

或問申少師曰公位列台垣名在寰宇太史當詳誌之矣乃其盛德之至則于居鄉徵焉公以忠厚長者之道自持而家庭率雍熙之軌閭里蒙安靜之休士無異論民無怨聲非甚盛德不及此公之克享天下全福也宜哉噫人有徼一命而傲然自恣躋要地而悍然凌

物者聞少師之風亦可欽哉矣

戰國高士魯仲連尚矣如踰垣閉門戲瀆沉淵之徒亦其次也聆忠告之誨陳讜直之謨一旦飃然去之若蛈蛙者又豈可少哉方今居言職多默默容容犯顏敢諫者鮮矣諫不行言不聽而掛冠勇退者抑又鮮矣求一蛈蛙其可得耶

林居漫録卷之二終

林居漫録卷之三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問滇中陳中丞已革職聽勘矣將勘其疎防失事之罪歟將勘其濫殺冐功之罪歟不識代者亦肯一一據實以聞乎否也曰疎防失事濫殺冐功皆其小者也何足勘也自有無待于勘而罪狀顯著者焉堂堂中國赫赫大臣而握以朝廷印信獻之殘孽小醜此古今未見之事三

只所不載者即此可以議辟而正法矣又何
待干勘耶
魏見泉魏崑溟皆以高節懿行卓然表世所謂
難爲兄難爲弟者也見泉官至中丞未竟其
用崑溟僅爲銓屬不永于年君子惜之予令
貴溪崑溟兩貽予書皆規戒語無一諛詞蓋
能以古處者吾益友也迄今恒思之云
李福達之獄三法司皆逮問
上命永嘉安仁攝理安仁素與大司寇顏公頤

壽有隙及廷訊安仁詞頗曰汝生平強項今服我未不應乃命以銅搒搒之司寇不勝痛大呼爺饒我當時都人士有為十好笑者其一云侍郎搒得尚書吽正指此也噫安仁以大臣而借公法報私忿歟

聖主凌同列無復有人心矣（時安仁為亞卿未入閣）

項鼎鉉者嘉禾富室子也鄉會試皆以賄緣入選及考館而倩一翰林代筆得首列物議紛起蘭谿懼乃暨監試者各疏以聞而鼎鉉自

請覆試許之及期竟不至其冒濫賢科欺侮
聖主如此即削籍有餘辜矣而猶降雜職何也
聞顧谿曾受其賄故留其根殆或然歟
國家設科道官豈徒緘默備員而已乎逢迎取
寵而已乎正使之人人正色人人張膽補闕
王之衮請漢廷之劍臺閣風生山岳震動斯
職業克舉而國家有賴焉耳近選授之
命久稽群臣之請屢格而李霖寰之疏上矣其
言曰向來言官紛紛陳議或亦有稍忤

聖心者然此時委頓已久砥礪已深諸臣必更
相戒約務爲老成慎重以稱
上意自今以後且獲獻納之益無激聒之擾
皇上更復何嫌何疑而不一决斷也噫果若斯
言是謂
皇上惡諸臣之言而故意摧折之也是何窺
皇上之淺也是謂諸臣畏
皇上之摧折而遂不敢言也是何待諸臣之薄
也且今委頓之人求稱

主上之意以懷奸爲老成以結舌爲愼重即靑瑣斌斌烏臺濟濟將焉用之李公于是乎失言矣

趙南渚數論時事無一疏不剴切無一語不痛快南北大僚皆在下風矣然或猶謂公先後諸疏中絕無侵及政府者而薦晉江入閣留雖使久任識者頗窺其微意云

漢張道陵之孽世巢龍虎山用妖術惑衆歷代以天師呼之

本朝定爲真人秩二品何功何德乃與孔子並
郭鯤溟大叅做秀才時嘗自奮曰得志當
首除之及擢銓部郎抗疏請闢異端之教時
新鄭當國持正不撓奉
穆廟旨將真人名號永爲革除子孫止襲提點
斯非千古一大快哉萬曆初江陵馮保各受
重賂竟復其舊噫邪說靈乎錢神靈乎獨不
念
先帝御墨未乾而弁髦之兩奸之罪不容誅矣

文章即性道之呈露聞文章即聞性道賜也分
言之其猶在未聆一貫之前乎
耿楚侗纂述前哲令德事以勵世風其意善矣
然未簡盛稱楊太宰之美何心哉使太宰巳
去位則可耳君子謂楚侗非真品有以夫
搢紳士居官通賄何以責胥史之作奸居鄉通
賄何以責僕隸之作奸且俾妻孥見而問之
曰此物何處得來將毋汗顏將毋齰舌乎
丙午冬矦豪家殺人業巳論死矣四百金之賂

一入胥官之手則兇人漏網冤鬼夜號嗷草菅人命以納賄弁髦　國法以肥家使天道果無知神明果可欺則亦已矣不然彼貪官者得無懼乎

丁未冬吳中旱無麥苗今戊申自四月至五月大雨如注晝夜不止高阜皆成巨浸村落悉瀰洪濤而江海泛溢水勢日長益滔天之災百年僅見者也周開府率屬吏申少師率鄉紳竭誠祈禱心力俱瘁而開府題疏字字痛

切可泣鬼神豈不足以感動
宸衷者一一萬士庶嗷嗷顒大冀
浩蕩之旦暮且下第恐司農氏止憂
國計不恤民生屯膏未光則此魚鱉之民老弱
者爲溝中瘠强壯者爲萑苻盜國家根本
重地能無動揺哉此
聖主宵旰之所先也嘉靖辛酉之水比今十
之六七萬曆丁亥之水比今十之三四且彼
两年來自秀實之間猶有半收今年來自揷

時之際全無可望

廟堂之上豈可不察而槩以常災泛視之耶

或謂予録中間及巳事是誇巳以方人也無乃

不可予曰非也昔者曾子以仁義輕晉楚之

富貴孟子以古制藐大人之巍巍而鮮嘲荅

賓戲進學觧逆窮乞巧諸篇各言爾志自表

所長此數君子者豈亦誇巳以方人歟

且録中間及巳事或以明職業之當然或以

示子孫之可法非誇也矧身既隱矣焉用誇

之以求顯耶

君子之爲善也出于天性之本然非有所求也一有求知之心則善必不真非有所徼也一有徼福之心則善必不終

予去湖南過蘄陽兵使沈觀瀛謂予曰丈此行名震寰區矣予嘆曰民受其禍而吾享其名忍乎哉沈復曰弟亦有是志但不能若丈之勇決耳未幾沈爲稅豎所劾謫官

管寧邴原皆避地遼左寧見公孫度語惟經典

不及世事而原則好以清議格物竄謂原曰
潛龍以不見爲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
容勸令西還若管幼安者殆閔徐孺子之風
而效之者歟明哲保身二公有焉倘世非亂
主非昏則邴君之清議其可少哉
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子產曰其所善者吾
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遐哉
古相臣之用心乎乃手所深嘉者尤在當叔
季之世而直道猶存清議不廢也方今搢紳

士毋論朝政緘口結舌即人品短長亦莫敢

置喙俾廉正之芳名不彰貪邪之穢行不著

史官紀載何裹焉甚非所以爲世道計也噫

豈可令

天朝之搢紳反出小國之鄉人下哉

邊道滿一考例遷二級此楊虞坡所議行也然

原議止指有功者言之若其無功自從常調

邇來各部督撫諸公曲狥人情毋論有功無

功槩得超擢于是智巧之士競起而求邊道

矣如能結督撫之歡不數年而亦薦爲督撫
矣且所謂有功者何嘗運折衝之猷樹撻伐
之烈虜來一鏖戰斬將搴旗耶不過窺探遠
獵潛出搗巢俘馘老稚妄報首功耳考叙功
諸疏皆曰狡虜謀犯曰出境截殺則其實亦
自不可掩
廟堂之上奈何槩以上賞酬哉
郭瑀少有超俗之操谷隱鑿石而居張天錫遣
使者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使至瑀指

翔鴻示之曰此鳥安可籠哉噫大丈夫處世寧爲天際之翔鴻乎將爲籠中之凡鳥乎

内竪高淮播惡遼左十年矣兵民不勝楚毒一旦發難當是時凡有鷹鸇之志懷忠義之憤者孰不以淮之碎首焚尸爲快而管關主事李如楷通判王修行乃大叫觧圍左右翼蔽護送郊外而元兇漏網矣淮極口感頌至謂今日之得以生命

闕廷者實二臣之再造也噫再造之恩不施于

倒懸向隅之衆而顚施于吮血吸髓之暨耶

又謂本平知府高邦佐不偏不黨周旋道路

其亦不畏清議者矣　李王二臣明係聞變

徃救淮踈所云固實事也而劉中丞乃曰討

哄入署二臣非三尺童子豈其亂方震隣兵

且在頸而可以哄入哉又曰脅之以刃懼而

從之亦豈白刃可蹈之節哉淮既逃死旋肆

反噬文武多人之被逮虛揑多金之追償益

深葢烈之禍其誰貽之野有嵎虎衆共搏焉

已就柙矣而故縱之仍入市食人何以異此通判無足責矣主事以甲科之俊而甘爲兇豎之黨將何顏以見妊府李參戎也或曰二臣有地方之責安得不救似亦可原然楊榮之死

朝廷何嘗罪及守土之臣哉義當閉戶情急繯冠天下其誰能說之

嘗謂世之好名者猶賢于敗名之不恤晚蓋者猶勝于晚節之不終或曰如子言殆亦衰世

之意耶

戴鳳岐在兩廣非不勝任也即後來代者亦未必能遠過之也而朝中議論日煩蓋有倡之者而未盡覈其實也雖然公通籍四十餘載官至正卿祿食一品知足知止自當早裁何待人言故一　請不下至再至三至累疏必得請然後可若甘以身為射的如大臣進退之義何哉

性命道德之理古先聖賢發之盡矣身體而力行之終日孜孜猶懼不及何必更立一見更著一説以求勝耶近世儒者執求勝一念務爲新奇玄妙之談而考其躬行實踐工夫頓闕如也古先聖賢之門墻且不能窺而况能勝之乎哉

林居漫錄卷之三終